

卷二十三

082.1
Ko5442
W
2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



厄林卷之三

莆田周 嬰方叔纂

問歐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新唐書宗室宰相世系表皆歐陽作

崔表

唐書崔氏表曰崔意如爲秦大夫封東萊侯二子業仲牟業字伯基漢東萊侯居清河東武城生太常信侯昱昱生襄國太守穆侯紹云云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字少通生寂云云

73781

問曰嬰向作崔氏綿史小序曰崔氏於戰國時文獻
中湮風微云邈迨乎秦漢之際爰有系表可尋系表
記崔意如始著承嗣爵列今故以意如爲崔氏始祖
雖表所銓次不無踳錯而學乎舊史敢附傳疑按唐
書宰相表云云竊謂秦去公侯之爵無尺寸之封意
如乃不如例致邑獨得分壤稱孤此所未解一也漢
氏芟除秦舊論次軍功業又得保東萊居然南面此
所未解二也馬班兩表記載無遺功臣恩澤中無封
東萊亦無侯崔業而唐表有之漢郡名無襄國而云
紹爲太守此所未解三也陳畱志夏黃公姓崔名廓

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故號夏黃公今世表所次少
通者非卽四皓之夏黃乎夫意如青土錫采旣在嬴
氏之年少通皓首茹芝亦當祖龍之運而表云意如
生仲牟仲牟生融融生石石生廓豈有相承五葉並
萃一時又豈有高祖方立本朝而玄孫翻避其世者
乎若謂意如在莊襄之前則子業不得在絳灌之列
且始皇二十六年乃滅齊東萊果封當在過黃腫登
之罘以後此所未解者四也凡茲蓋與雲笈七籤所
稱崔仲牟秦時封汶陽侯者皆屬茫昧耳但歐陽遠
擅文宗唐史高視金匱難以蠡管測其玄深穀梁子

不云乎聽遠聲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人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允矣輒承歐公之表以紀崔氏之先
■偶料廢簾得綿史簡端數紙蠹籍尚存郢質已逝執書反覆悵然有今曩之懷傲帚未忘聊識於此

魏論

歐陽永叔明正統論曰魏與吳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魏論曰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仇今黜新而進魏疑者謂與奸而進惡此不可

以不論也昔三代之興皆以功德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大壞然後有起而代之者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衰亂之迹積之數世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強者得之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當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問曰三代積功德而王秦人積勇力而帝漢之先功

德無聞力亦何有而謂之得正統者非以其混一字
內乎至曹氏又不然宦騰蝨賊宮禁嗣嵩乞丐攜養
孟德窮兵不已豈有德澤及人之恩子恒小道可觀
安有累葉相承之績徒以權奸世濟鼎祚坐移曹叅
凶虐過其祖父然忍死之際國命已歸之司馬氏矣
昔秦之承運也二周既燼六國俱夷始建皇帝之號
漢高崛起所取者獨有一秦軹道繫組版圖皆入劉
氏故漢稱正統而不愧也當丕叅時語地則祇半於
吳蜀語力則僅守其中原二三十年閒師幽齊芳昭
戕高髦其麼膺曾不及靈獻而云強盛可勝乎安和

便足上接高光之統功乎德乎力乎未之可知也且
魏若欲統二方者二方奉筦鑰稟正朔可也今蜀遇
曹以賊吳玩弄之如小兒魏得而統之乎若謂漢無
良苗魏仇不討不得不以正統歸之則漢中卽祚白
帝崩殂諸葛乃心吞魏伯約志決滅曹義士何嘗無
匪風之哀怯夫何嘗無小戎之思迨劉禪出降而曹
奐已蹙蜀之爲漢直與仇相終始魏何得覩然而竊
統之正也故以爲功之成則其虧已多以爲迹之順
則其逆實甚推尋本末當與新俱黜耳若夫安樂歸
命作賓王家晉統天下始無可疑者善乎習彥威之

言曰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靖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爲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爲一日之王故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爲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
繇斯以談陳壽之不敢進魏而並志爲三其見猶未爲陋也

釐孫

合璧事類孫奭字宗召博平人舉九經及第爲侍講太宗幸國子監奭講尚書說命眞宗除奭

龍圖閣侍制卒諡宣

隰朋顏淵

孫奭作孟子正義於不恥章疏曰凡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而不明今有以隰朋不及黃帝佐齊桓公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歎庶幾也案春秋傳隰朋齊大夫也史記注徐廣曰朋或作崩常愧恥不若黃帝之爲人後齊桓得之輔佐桓公四十一年經云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孔子曰回也其庶乎是其歎也趙注所以引爲解文

釐曰疏義之學尋聲附和不容猥庸隨事發明誰稱淵碩孔穎達賈公彥所以千載不作也孫奭腐儒也謬任窮經稽古之事閒引往行蕪陋已多及出胸臆鄙倍尤甚此篇隰朋數語趙注乃無之奭自云文段不錄則奭剪裁之矣而疏猶存之何與隰朋醜不若黃帝而哀莫已若者語出列子高誘曰醜恥也嵇叔夜與阮德如詩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蓋采邠卿語雖然趙氏佳言爲奭所變亂多矣奭豈趙氏功臣乎使後人不見古書之全又後世之罪人也

旺相孤虛

趙氏孟子注曰天時謂時日支于五行旺相孤虛之屬也孫奭正義曰干支所以配時日而用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龍曰天生五行氣流萬古王氣有代得者有年居者
有時繫者有日加者王相所值不可以勝故兵家候
之白虎通曰五行言行者爲天行氣之義也土尊配
天木爲少陽見於寅壯於卯衰於辰火爲太陽見於
巳壯盛於午衰於未金者少陰見於申壯於酉衰於
戌水太陰見於亥壯於子衰於丑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旺火相土死金囚水休
所勝者死囚故王者休木王七十二日土旺四季各
十八日也太玄曰木爲東方爲春金爲西方爲秋火
爲南方爲夏水爲北方爲冬土爲中央爲四維五行

用事者王王所生相故王廢勝王囚王所勝死范望
注曰謂春則木旺木王而火相木王則水廢蓋水冬
已王至木用事則水廢爲江河也金勝於木木王故
囚金木勝土木王故土死也他皆倣此白虎通蓋采
子雲之論也又淮南子木生於亥壯於卯死於未三
辰皆木也火生於寅壯於午死於戌三辰皆火也土
生於午壯於戌死於寅三辰皆土也金生於巳壯於
酉死於丑三辰皆金也水生於申壯於子死於辰三
辰皆水也然則五行雖各王於一季要其壯時乃可
言旺耳若夫節淪衰殺候始萌芽亦不得以王言矣

如孫氏說五旺各有五辰則十二辰中咸得半也且
午未爲金廢之鄉子丑爲木囚之日酉戌則水休之
位寅卯乃火謝之方指休廢爲盛王豈不謬哉又金
水土同旺於申酉戌亥木火均旺於寅卯金火並旺
於巳午水木偕旺於子亥親仇可以同居輔相又寄
何所乎龜策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裴駰集解曰甲
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
亥戌亥卽爲孤辰己卽爲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
爲孤寅卯爲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爲孤子丑爲
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爲孤戌亥卽爲虛甲辰旬

中無寅卯寅卯爲孤申酉卽爲虛甲寅旬中無子丑
子丑爲孤午未卽爲虛劉歆七略有風后孤虛二十
卷此解已明不知爽所云一畫二畫者求之何處也
淮南子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然其年歲在鶉火鶉
火爲周分野武王乘以勝殷何謂犯歲星乎周禮鄭
司農曰大出師則太史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按史
記索隱式卽棊也棊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
轉天網加地之辰故云旋式若天時安得而抱之又
鄭玄周禮引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
士卒振旅將張弓大呼太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

士強角則軍擾多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羽則兵弱少威明此乃聽聲候氣之術非以求天時也

邵公

趙氏盡心章注曰死若顏淵壽若邵公孫奭不疏釐曰鄭玄詩譜曰文王受命作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案竹書紀年西伯遷豐在紂三十五年自此至五十二年商亡爲十八年而武王在天子位又六年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至康王二十四年而召公薨計分陝至此合八

十五年分陝之時召公年未二十何者說苑謂召公年十九見正而冠冠則可以爲方伯諸侯矣周南召南之稱召伯卽方伯也箋云當文王與紂之時然則召公壽一百四歲也路史云召康公封燕康王時復爲太保年百有八十蓋別有案據

○孫云路史本論衡風俗通皇霸篇

云召公壽百九十餘乃卒

三命

趙氏曰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正義曰行善得惡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莫禦而終得升

於帝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淮南子伯牛有癩
論語伯牛有疾包曰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
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

釐曰三命之說肇自緯書而仲任邵公之徒遞相祖
述風流所扇趙氏是同案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
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摘暴有隨命以督行注曰
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
善惡而報之何休左氏膏肓曰人生有三命有受命
以保慶有隨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聞死可祈
也論衡曰傳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

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然性骨善不假操行以
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
至縱情嗜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
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邠卿蓋與
小異孫氏比類而疏之雖不詭於大道未知漢儒之
同詞也然鄭康成祭法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夫既
有督察之矣何得復有行善而得惡者乎此運命定
命辨命諸論所以紛紛於世也

孫子荆詩曰三命皆有極解者以為上壽

中壽下壽
孟與此異

仁鳥

趙氏殺士章注曰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
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正義曰史記
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歎曰剖胎殺夭則
麒麟不至郊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會覆巢毀卵則
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注云語曰鳶鵲蒙
害仁鳥增逝是亦史記之文趙注引之

釐之曰語有相類而非者梅福上書曰夫戴鵲遭害
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此雖刳胎殺夭
之旨然非臨河之歎也孫以史記之文當之是猶澄
子之亡其紡緇而取償於禪緇忘其所以為質者矣

公明儀

趙氏曰公明儀賢者也又曰魯賢人正義曰公明
儀人亦未祥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
蓋孟子時事罕有所載學者亦不必規規務求極
焉

釐之曰為學之道但患智闕博聞才非強記焉耳苟
能目無遺見胸有成書豈可撻塞聰明守其固陋讀
書鄙章句學古遺糟粕世有幾人事所無傳良難冥
搜而以為不必規規求極則正義可無作也鄙儒之
談賊夫人之子案弘明集牟子理惑論曰公明儀為



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
爲蚤蚩之聲孤犢之鳴卽掉尾奮耳蹀躞而聽儀蓋
雍門伯牙之流乎

格鮑

說秦王

戰國策秦有張儀說秦王一章鮑彪定之止作說
秦王注曰此上原有張儀字而所說皆儀死後事
故刪去又曰彪謂此士論事深切著明孫卿不如
也秦所以取天下蓋行其說而史失其人猥以張
儀名之惜哉

格曰士繇百世之後解說千載之前文獻不徵夏殷
猶闕況其他乎鄭康成解經富矣人以為多臆說杜
元凱注左精矣人以為不見古文尚書然則注書者
非胸羅百家目營千載一事之不審一物之不知不
無遺憾焉秦策此篇乃韓非上秦王書也彪能辨其
非張儀可謂以意逆志然此書在韓子篇端題云初
見秦第一韓子既非僻書彪固不能知何也以此注
書難免寡聞之誚彪又曰說秦王者猶西周謂秦王
之比嬰觀書中有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霸王
之語則非面說也此與范睢書願少賜遊觀之間望

見足下語同通鑑韓非爲韓使於秦因上書說王曰
今秦地方數千里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
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
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魏不臣
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
以徇國以戒爲王謀不忠者也梅氏書記洞詮以題
無書字遂不敢收載竊以爲當補入

張

唐書贊

通判常州賜緋魚袋張表臣珊瑚鉤詩話曰度世

古玄歌云始青之下月與日兩半銅斗合成一大
如彈丸黃如橘就中佳味甜如蜜出彼玉堂入仙
室子若得之慎勿失退之樊宗師銘效之宋子京
唐奸臣贊云三宰嘯凶北奪晨林甫將蕃黃屋奔
鬼質敗謀興元蹙崔柳倒持李宗覆韓宋之文皆
宗於古然退之爲之則有餘子京勉之則不足又
施於史詞似非所宜矣

嬖曰案抱樸子或問真人守身鍊形之術答曰夫始
青之下月與日兩半同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
大如彈丸黃如橘中有嘉味甘如蜜子能得之謹勿

尾木
三
失既往不追身將滅純白之氣至微密昇於幽關三
曲折中丹煌煌獨無匹立之命門形不卒淵乎妙矣
難致詰此師之口訣也然則詞出稚川而後世膚鄙
道士竊勦以爲古歌羊質虎皮何足倣擬退之之銘
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
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寥寥久哉莫覺屬神徂聖伏
道絕塞既極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隨各識職有欲求
之此其躅立言如此豈肯傍人藩籬者且鍊形之術
舒節緩聲子京之贊比事連類語其體製亦大不侔
劉夢得因論儆舟篇曰越子膝行吳君忽晉宣尸居

魏臣怠白公厲劔子西晒李園養士春申易歎牛篇
云員能霸吳屬鏤賜斯既帝秦五刑具長平威振杜
郵死陵下敵禽鐘室誅斯爲似之洪景盧謂本荀子
成相按成相亦倣汲冢書周祝解法尚未純自柏梁肇
詠而此體出矣劉向雖復有作詞亦紆衍惟古辨異
博遊歌仰觀天形如車蓋衆星纍纍如連貝江河四
海如衣帶差與頡頏又魏文帝燕歌行結撰縝密亦
在始青詞之上若謂不宜施於史冊則孟堅蒯伍江
息夫傳贊作七言十句千秋良史班氏爲冠劉宋皆
摹此製者張氏豈不聞漢書在前耶

釋王

禽經

長洲王勉夫

楸

野客叢書曰章茂深嘗得其婦翁

石林所書賀新郎詞有曰睡起啼鶯語章疑其誤
詰之石林曰老夫嘗考之矣流鶯不解語啼鶯解
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
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目皆
不載觀其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爲觀埤雅及諸
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
怨望鷗以貪顧雞以嗔睨鳴以怒瞋雀以猜瞿燕

以狂眴視也鷲以喜囀鳥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
潔唳梟以凶叫鷗以悲嘯鳴也鵝飛則蜮沈鷓鳴
則蚓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銳
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啜短腳者多伏長
腳者多立凡此在今書皆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
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
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鷓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
以聲交鵲以意交鷓鷓以睛交而孕此見爾雅疏
魚瞰雞睨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
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余

考古今羣書類目並無禽經又觀三國志陳長文引牛經馬經鷹經及諸相印相笏等經謂皆出於漢世獨不聞禽經之說今崇文書目載馬經鶴經駝經鷹經龜經亦無禽經疑後人所作埤雅謂師

曠作

釋曰余觀世所傳禽經一卷無甚佳談而首有胡孝轅序云隋藝文志是書不著撰人名氏唐志始作師曠案隋唐志未有此書至鄭氏通志乃有師曠禽經一卷宋史藝文志師曠禽經一卷張華注孝轅論篤者也何宜疎謬如是余謂禽經蓋唐宋閒好事者作

元豐時陸佃作埤雅淳熙初羅願作爾雅翼多所稱

引然所引皆今書所無則勉夫疑為殘缺者是也埤

雅引禽經曰師曠禽經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鶡黃

鳳謂之焉白鳳謂之鶡紫鳳謂之鶡又曰乾臯斷舌

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孫云此下尚有鸞入夜而歌

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三句又曰一鳥曰隹二鳥曰雉三鳥曰朋

四鳥曰乘五鳥曰雇六鳥曰鴉七鳥曰駝八鳥曰鸞

九鳥曰鳩十鳥曰鶡又曰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

曰止衆鳥曰集又曰冠鳥性勇帶鳥性仁纓鳥性樂

又曰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



水禽之尾多促又曰鷹好時隼好翔鳧好沒鷗好浮
又曰鵬以周之鷺以就之鷹以膺之鶻以搯之隼以
尹之又雉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又
旋目其名鷄交目其名鴉方目其名鳩又曰雁曰翁
雞曰鶩鶩曰鷹又曰霜傳彊枝鳥以武生者少雪封
枯原鳥以文死者多又鷓鴣之信不如鳥周周之智
不如鴻又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又曰鵝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翼鳴又暮鳩鳴
卽小雨朝鷺鳴卽大風又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鶻
又鷹不擊伏鶻不擊妊又鶻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

則宛而躍又曰火爲鶻亢爲鶴又曰鶴愛陰而惡陽
雁愛陽而惡陰又曰鳥向啼背棲燕背飛向宿又曰
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又者不上桑櫻活者不下荏
又鷓鴣不登山鷓鴣不踏土又夏鶻生鶻楚鳩生鶻
又曰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又曰淘河在岸則魚
沒沸波在岸則魚涌爾雅翼引師曠禽經曰鳥之小
而鷺者皆曰隼大而鷺者皆曰鳩又鳥鳴啞啞鷺鳴
雍雍鳳鳴喈喈凰鳴啾啾雉鳴鷺鷺雞鳴啾啾鷺鳴
嚶嚶鵲鳴喈喈鴨鳴呶呶鵲鳴喈喈鷓鳴嗅嗅又曰
其足鷺謂之蹠鴨謂之跗雞謂之跖鷹謂之骸鷺謂

之怪鵬謂之鶻又卻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躑又
日鶴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鶚又日鶴老則
聲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奈又日鷹雞多秋生雉雞
多冬死又蜀不獨宿鷓必匹飛鷓必單棲又日翼以
鳴鳴鳳凰以儀儀翼又日朱鷺不攫肉朱鷺不吞腥
又日鷺好風鷓好雨鷓好霜鷺好露埤雅引之則作
鷓好風鷓惡雨鷓好霜鷺惡露凡此皆今書所闕者
至如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交而孕鷓以晴交而
孕鵲以趾交而孕此已出禽經今書有之勉夫以
爲見爾雅疏疏何嘗有此語也又魚瞰雞睨出王褒

賦中而傳之崇有論案埤雅蚌類引裴頠崇有論曰
鳥無肺胃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又螢類引崇有論曰鳥無胃而生螢無胃而育今晉
書逸民論無之惟藝文類聚有引埤雅兩稱詞復參
錯其誤已審且亦蠕動之類以謂可補禽經斯不然
矣

北堂

野客叢談曰今人稱毋爲北堂萱蓋祖毛詩焉得
萱草言樹之背按注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北
堂幽陰之地可以種萱初未嘗言毋也不知何以

遂相承爲母事借爲北堂居幽陰之地則凡婦人
皆可以言北堂矣何獨母哉

釋曰儀禮有司徹曰主婦北堂士昏禮曰姑洗於北
洗鄭玄注曰北洗在北堂夫主婦也姑也非母之稱
乎李陵書老母終堂潘岳賦太夫人在堂顏延之秋
胡詩上堂拜家慶固知高堂之上慈母所居自昔然
矣隋侯夫人自傷詩曰偏親老北堂杜甫送許拾遺
歸覲詩慈顏赴北堂岑參送韓巽覲省詩北堂倚門
望君憶此後代之稱所祖耳若稱母萱親當是因北
堂而牽連及之案孟郊遊子詩曰萱草生堂階遊子

行天涯慈親倚堂前不見萱草花後人以萱斥母蓋
本東野之詩

漢唐酒價

叢談曰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僕論唐酒價郭謂
前輩引老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
錢以此知當時酒價然白樂天與劉夢得沽酒閒
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當劉
白之時酒價何太不廉哉僕謂不然十千一斗乃
詩人寓言此曹子建樂府中語耳唐人引此甚多
如李白詩曰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詩曰新豐美

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權
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歡
十千沽一斗唐人言十千一斗類然一斗三百錢
猶見子美詩所云故引以定當時之價然詩人所
言出於一時又未知果否一斗三百別無可據唐
食貨志云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
釀酒斛收直三千此可驗乎又觀楊松玠談藪北
齊盧思道嘗云長安酒賤斗價三百杜詩引此亦
未可知僕因謂郭曰曾知漢酒價否郭無以應僕
曰漢酒價每斗一千郭問出何書僕曰此見典論

曰孝靈帝末年百司酒酒一斗直千文此可證也
釋曰曹子建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此詩
人筆興所至耳甲觀張筵大官供醴豈無酒酤我者
而算及酒錢也梁元帝長歌行當壚擅旨酒一卮堪
十千簡文帝詩欲祛九秋恨聊舉十千杯皆祖子建
者若泥其語則一卮一盃又價齊於一斗矣王融淶
水曲斗酒千金輕庾信云今朝一壺酒實是勝千金
亦可以爲真耶梅聖俞春雪詩三公免責百姓喜斗
酒十千誰復慳宋酒價亦復然與唐食貨志又言德
宗貞元二年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錢百五十建中三

年至此僅四年酒價不同如此此詩豈作於建中時
耶然貞元二年歲饑御膳減半而酒價反廉皆可資
一笑也但勉夫知漢靈末酒價斗一千未知桓帝時
斗二百昭帝時斗四十也案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
過吳胥門以千錢與餘杭姥乞酤酒信還得酒五斗
許是斗二百也昭帝紀始元六年罷權酤官令民賣
酒升四錢杜氏通典始元末丞相田千秋奏罷酒酤
賣酒斗四錢此恐升字之譌予嘗爲之語曰西京若
就墟頭飲一斗惟消四十錢

日鷺斯

野客叢談曰毛詩弁彼鷺斯鷺鳥名也斯者衍辭
如曰螽斯露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鳥名鷺斯失
矣

釋曰陸德明毛詩釋文曰鷺斯一名鷺一名鷺居秦
謂之雅一云斯語辭孔穎達曰此鳥名鷺而云斯者
語辭猶蓼彼蕭斯苑彼柳斯毛傳或有斯者衍字定
本無斯字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鷺斯之
目是不精也予按張揖廣雅表曰爾雅之爲書也精
研而無誤真七經之檢度學問之階路儒林之楷素
故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今考爾雅曰

鷲斯鷲居使斯祇語辭則當與蕭柳之例並削之矣
法言曰頻頻之黨甚於鷲斯子雲豈亦有誤與至謂
螽斯之斯與露斯之斯同爲語辭其說益僻案周南
螽斯羽七月作斯螽毛傳曰螽斯蚣蝮也又曰斯螽
蚣蝮也爾雅曰蜚螽蚣蝮舍人曰今所謂春黍方言
曰春黍謂之蜚蝻陸璣草木疏曰幽州人謂之春箕
則安得以爲露斯柳斯之比乎

以蒲爲脯

叢談曰文選潘安仁西征賦曰野蒲變而成脯苑
鹿化以爲馬張銑注趙高欲爲亂恐羣臣不聽乃

先設驗以蒲爲脯以鹿爲馬獻於二世羣臣言蒲
與鹿者陰誅之按今史記但聞指鹿爲馬不聞以
蒲爲脯之說此見漢人雜說臧榮緒晉書嘗引以
爲言歐陽詢藝文類聚蒲柳門載趙高此事謂出
於史記誤矣

釋曰李善文選注引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爲馬
束蒲爲脯二世不覺應氏書此條今亡然風俗通固
非雜說也又案禮器曰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
素或青夏造殷因鄭玄注曰素尚白黑尚青者也變
白黑言素青者秦二世時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爲黑

黑爲黃民言從之至今語猶存也然則趙高於時不
但以蒲爲脯鹿爲馬矣

微管

野客叢談曰語有承襲紕繆者如宋氏詔曰謝元
勳參微管陳蕭沈表曰功深微禹是也取微管仲
吾其被髮微禹吾其魚之謂而曰勳參微管功深
微禹似不當文理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
管謝玄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康傳臣以
頑昧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
用微管甚多

釋曰東方朔曰以管窺天魏書曹公令曰論者之言
一似管窺虎與扶令育之表救義康云獨獻微管蓋
遜言所見微小耳若以微管仲解之將何所指爲指
義康耶是抱薪而救火也若潘岳河陽縣詩云位同
單父邑愧無子賤歌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呂延
濟注曰豈敢以此官爲微小但恐辱負荷之重也可
驗從來不作管字王氏殊誤若宋書烈武王傳化被
江漢勳高微管顏介觀我生賦曰詠苦胡而永歎吟
微管而增傷則皆用管仲事也

板輿

叢談曰世率以板輿爲奉母親事用之如樂天詩
朱旛四從板輿行取潘安仁閒居賦太夫人乃御
板輿之意不知當時三公告老亦許以板輿上殿
如傳祇者是則板輿事不可專爲奉母也梁韋叡
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則知板輿不止一事

釋曰板輿之爲安車猶蒲輪之爲軟輪皆欲使老人
從容肆體也韋叡素羸每戰未常乘馬且其時年已
六十故以板輿自載後魏崔挺授本州大中正掖縣
有人年踰九十板輿造州自稱少使林邑得美玉北
史畢元賓拜楚州刺史父衆敬以老還鄉每元賓聽

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觀其聽斷隋上柱國梁睿
謝病高祖賜以板輿每朝必令三衛輿上殿則知老
疾咸乘板輿耳潘時在知命之年其母應七十左右
則御板輿宜也若用潘賦語爲奉母故實亦文家之
常法且後代亦有效之者元德秀河南人少孤貧事
母以孝聞開元中從鄉賦歲遊京師不忍離親每行
自負板輿與母詣長安因話錄柳芳掌汾陽書記軍
中大燕母趙夫人板輿至棚白詩似用紫芝事耳然
漢書王莽子臨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
婕妤乘輦餘人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人板輿而鋪

茵乎南史宋順帝禪位於齊太后懼帥閹豎索扶幸
板輿杜氏通典梁沈約議元正及太公事御宜乘小
輿至太極階仍乘板輿升殿則周遷輿服雜事所云
貴賤通乘是矣五代史劉鄩襲破兗州徙葛從周家
屬外第親拜其母從周攻鄆鄆以版輿置從周毋城
上從周爲之緩攻此與潘元之御情事又殊也

東道主

野客叢談曰左傳有倚鄭爲東道主之言後漢光
武謂耿弇鄧晨彭寵等皆曰北道主人北史魏孝
武謂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於是又

有南道主人之說史傳之間獨未聞西道主人說
耳又觀趙肅傳獨孤信東討肅監督糧儲軍用不
竭魏文帝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人也又有洛
陽主人之說容齋隨筆但引左傳後漢東道主人
北道主人語出處而不考其他

釋曰後魏書裴仲規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
爲主簿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
備供帳朝路側車駕達河梁見咸陽王謂曰昨得汝
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實副所望周
書趙肅字慶雍洛陽人早有操行大統三年獨孤信

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
儲軍用不匱周文帝聞之謂人曰趙肅可謂洛陽主
人也叢談簡略多誤北史曰薛辨歸魏位平西將軍
東雍州刺史詣闕明元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
關右卿宜克終良算與朕爲長安主人此更有長安
主人之說北史又曰高歡入洛之始本有好謀今蔡
雋作牧河濟厚相恩贍爲東道主人又陳書魯廣達
假節晉州刺史王僧辨討侯景廣達資奉軍儲僧辨
謂沈炯曰魯晉州亦是王師東道主人則東道之說
不特鄭國也北史又曰魏孝武與齊神武有隙令毛

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漿糗乏絕侍官
二三日間惟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
從者始解飢渴武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
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此非所謂秋方典客者乎趙○
氏翼陔餘叢考引大唐創業起居注帝遺書喻馮翊
賊帥孫華華率騎數千至自郟陽帝厚加拊遇仍命
華先濟爲西道主人華大悅而去

餘糧棲畝

叢談曰晉左思賦餘糧棲畝而不收後晉于寶宋
劉裕皆有是語近時場屋中用南史劉裕所言出
處出餘糧棲畝題詩而不及左思自失所先後矣

按此語非始於思思前蓋有是言矣觀蔡邕集中胡公碑云餘糧棲於畎畝知左思此語祖邕也

釋之曰淮南本經訓曰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雁行列處托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晦首此在蔡氏前矣而繆稱訓又曰東戶季子之世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慎曰東戶季子古之人君然初學記帝王部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上雁行而不拾遺耕耨餘糧宿諸畝首則又在鴻烈之先案莊子胠篋列古十二帝王容成氏為首漢書古今人表容成氏在闢闢初而東扈在炎

帝神農之際則棲畝美談宜以容成為先矣路史因提紀六十六世東戶在五容成氏為最末代而又以容成之季子為即東戶季子相去千萬載而合為一人豈因餘糧宿畝事而妄構之耶予又案蔡邕胡廣碑廣遷濟陰太守布愷悌宜柔嘉餘貨委於路衢餘糧棲於畎畝魏都賦餘糧棲畝而不收頌聲載路而洋溢于寶晉紀論太康之中牛馬被野餘糧棲畝沈約羊玄保傳論曰自元熙十一年至元嘉末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皆侈言政教既成風俗醇樸升平逸樂世若天懷故陶淵明詩仰想東



戸時餘糧宿中田意可知耳若劉裕所言餘糧棲畝
軍無匱乏之憂蓋謂慕容超不知清野師得因糧於
敵非謂承平景象也省試摘此爲題必有深意曰漫
無先後斯不然矣

附王

浚儀王應麟撰玉海二百三十卷載籍極博余
偶有所見略附一二焉

魏天淵池

玉海曰魏紀黃初五年穿天淵池楊暨從行天淵
池論伐蜀事也水經注曰天淵池在洛陽池中有

魏文帝九花叢殿基宋志曰魏明帝天淵池設流
杯石溝宴羣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等舟魏
興安二年二月穿天泉池 江總芳林園天淵池
銘曉川漾璧夜浪浮金梁武帝有首夏泛天淵池
詩

附曰王於天淵池列載梁詩江銘蓋謂卽洛園曲沼
也夫自晉以來伊洛淪陷爲狄場宋齊梁陳畫疆而
守長淮難涉安得彌蓋洛邑授簡茲池覽宋齊書建
業自有上林苑華林園自有天淵池昆明池蓋宴遊
之所輒摹洛都者也宋文帝元嘉數年開天淵池芙

卷三
尾林
蓉咸二花一蒂太始二年明帝泛天淵池白魚入舟
齊永明七年得靈石世祖於天淵池親投試之沈約
亦有應詔作天淵池水鳥賦若以爲魏之天淵則是
鑿鑿歲驚於洛城而侍從諸臣日珥筆於敵苑也

街彈

玉海曰周禮里宰歲時合耦於耒鄭玄注曰耒者
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疏曰漢時在街置室
檢彈一里之民也金石錄有漢都鄉正街彈碑在
故昆陽城中中平二年正月也

附曰水經注魯陽縣有南陽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

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衛之與街豈可強傅者按

鄭玄駁許慎異義曰

○孫云見王制正義

周禮六十五皆征之

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又張晏漢書
注曰監門里正衛也正衛自是漢魏微官秩若封人
仕同里宰不得以解街彈之室也

羊腸

玉海紺珠曰羊腸坂有兩漢書地理志上黨壺關
皇甫士安地理書太原北九十里隋崔躋問而知
之

附曰隋書曰崔躋從煬帝登太行山詔問何處有羊

陽坂對曰地理志上黨壺關縣有帝曰不是蹟曰皇
甫謚地理書云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
曰是也予按高誘淮南注曰羊腸山名今太原晉陽
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呂氏春秋
注其山盤紆譬如羊腸帝王世紀曰羊腸坂在晉陽
西北九十里爲西通上郡之關卽吳起云夏桀之居
羊腸在其北也蓋用高氏說而壺關者他無聞焉若
據煬帝語則有二羊腸予謂太原上黨俱在并州道
里不遙封疆如錯晉陽之西北卽壺關之東南羊腸
蓋自一耳

漢典農城

玉海曰水經河水逕典農城東注世謂之胡城又
北逕上河城東馮參爲上河典農都城所治也河
水又北逕典農城東注俗名之爲呂尉皆參所屯
以事農

附曰漢書馮參字叔平爲上河農都尉百官表曰農
都尉武帝置後漢百官志武帝時邊郡置農都尉主
屯田殖穀建武六年邊郡往往置都尉注引漢官儀
曰農都尉不治民御覽引魏畧曰曹公置典農中郎
將秩二千石典農都尉六百石典農校尉秩比二千

石然則漢官無典字至當塗始更耳水經及注作典
農皆非梁統傳光武拜梁騰酒泉典農都尉蔚宗亦
誤王氏引典農城爲美談殊少稽練

侍其

玉海姓氏急就篇曰侍其氏漢廣野君裔孫賜氏
食其後有爲武帝侍中者合官與氏而稱焉漢有
侍其元矩魏有侍其衡

附曰廣野君在高祖初至武帝時七十年安得遽至
裔孫而又曰後有爲侍中者何年寡而世多也水經
注侍其衡奏魏武王曰近日路次齊郊瞻望桓公墳

壘此曰魏有侍其衡是也伏滔青土人物論稱後漢
有侍其元矩與孫賓碩劉公山並敍正當魏武時又
爲齊人則元矩非卽衡字耶

登聞鼓

玉海曰後魏書世祖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水經
注闕右置登聞鼓以納諫自注云通鑑神麈四年
十月也

附曰魏書刑罰志神麈中詔崔浩定律令闕左懸登
聞鼓人有窮冤則撾鼓公車上其奏玉海所以知其
年月者以太武紀神麈四年十月詔崔浩定律令故

九本
也不知闕左平枉乃在桑乾闕右求言則洛城朱雀
闕也案道武天興元年都代郡桑乾之平城下至太
武尚屏恒朔及太和十七年始遷雒陽上距神麿六
十餘載雖器同事合而地週年乖援平城之故實傳
雒邑之新模非矣

師宜

姓氏急就篇曰師宜氏後漢師宜官善篆

附曰衛恒四體書勢序曰上谷王次仲作楷法漢靈
帝好書時多能者而師宜官爲最梁鵠以工書至選
部尚書宜官後爲袁術將鵠手跡魏武懸著帳中玩

之以爲勝宜官書斷曰師宜官南陽人靈帝徵天下
工書數百人八分稱宜官爲最案前志往往稱宜官
則非姓師宜也且善楷法及八分又非古篆

貝獨坐

姓氏急就篇貝姓出清河貝邱姓苑古有賢者貝
獨坐

附曰後漢書貝瑗魏郡元城人桓帝初中常侍定議
誅梁冀封東武陽侯與左悺徐璜唐衡四侯轉橫天
下爲語曰左回天貝獨坐徐臥虎唐兩墮頓使漢祚
傾覆海內悲涼乃以爲古賢乎

彈高

劉子玄水仙賦

高似孫字續古作緯略云余二十年前作水仙賦自恨筆力乏奇偉五年前楊仲困自蕭山致水仙花一二百本極盛乃以兩古銅洗藝之學洛神賦再作後水仙花賦頗愜人意近讀金樓子云劉子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花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予固不敢望知幾萬分之一亦知名人製作自有意會古人也

彈曰予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則劉知幾也

知幾在證聖中作史通二十卷後以名音類玄宗改名子玄此在梁元後百餘年高氏以是當之何其舛也御覽引金樓子曰劉休玄好學有文才爲水仙賦時人以爲不減洛神賦擬古詩時人謂陸士衡之流也予謂水仙不及洛神擬古勝乎士衡矣據此則是宋南平王劉鑠也擬古詩今在文選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謂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似孫二賦載其騷畧中

鄭康成

緯畧又云鄭康成禮記蒼梧注曰帝嚳立四妃象

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爲正如餘三小者爲次妃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如但三妃耳謂之三夫人離騷所歌湘夫人舜妃也夏后氏增以三女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曰天子娶十二卽夏制宋也康成之論本諸帝王世紀耳世紀曰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是也乃知康成所注爲有據依
彈曰按世紀皇甫士安作也士安在康成後五十年謂世紀本於康成則可安得以康成反依士安乎然紀謂舜只三妃又爲未悉何者大戴禮帝繫篇曰帝

舜娶於帝堯之子謂之女匿氏列女傳堯以二女娥皇女英妻舜離騷所謂湘君湘夫人者此二妃也山海經舜妻登比生二女宵明燭光一曰登比氏又曰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郭璞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也又曰天虞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案此則舜妃見傳記者已有六人康成士安續古皆未之考也山海經又曰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國姚姓黍食三身生羲均羲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則謂

娥皇無子者又士安之疎也

鮓魚

高似孫緯畧曰魏志倭國人入海捕鮓魚水無淺
深皆沈沒取之吳良爲齊郡議曹掾諫太守無受
正旦賀觴賜鮓魚百枚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
趙咨致鮓魚千枚陳思王求祭先王表曰先王喜
食鮓魚前已表徐州刺史刺史臧霸送鮓魚二百
足自供事皮日休詩君卿脣舌非吾事且問江南
噉鮓魚詩中用鮓魚僅見此

彈曰乙丑予在鷺門戍主有自彭湖來者餉鮓魚百

枚夫此介蟲也而命之爲魚殆不可曉緯畧所引尚
多遺者且似未知鮓魚何物也因與坐客共徵舊事
疏之漢書王莽軍師外破大臣內叛憂懣不能食置
飲酒啗鮓魚顏師古注曰鮓海魚也後漢書伏隆使
青徐招降羣盜張步遣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鮓
魚南史褚彥回宋世爲中書監時淮北屬江南無復
鮓魚或有閒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
鮓魚三十枚彥回時甚貧薄門生獻計賣之云可得
十萬錢彥回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
賣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

游噉之少日便盡郭璞注三倉曰鰕似蛤偏著石廣
志曰鰕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孫云
伏隆事
及郭璞三倉注廣志皆續古所引陶隱居名醫別錄
見緯畧卷九豈方叔未覩足本耶
曰石決明俗云是紫貝又云是鰕魚甲附石生大者
如手明耀五色內亦含珠唐本草注曰石決明是鰕
魚甲也附石生狀如蛤惟一片無對七孔者良李英
公本草注曰石決明生廣州南海畔殼大者如手小
者如三兩指其肉南人皆噉之亦取其殼水漬洗眼
七孔九孔者良十孔以上者不佳謂爲紫貝及鰕魚
甲並誤矣夷堅志曰元善與嘗監惠州淡水鹽場場

在海濱居民數百戶皆漁捕海物云鰕魚只有一邊
殼以自蔽漁者拏舟至所產處以繩繫腰縛於舵尾
然後沒水或深入五六十丈如出其不覺皆可拾取
或知人且至則粘著石上牢不可拔雖椎擊至碎猶
不可得迨欲出水則循繩攀緣足躡以升或久而不
出有泡沫堆突起水面妻子輒拊膺慟哭蓋已爲魚
龍攫去矣予按如顏監之說則鰕游泳物耳如英國
所稱則被甲者不名鰕也若諸家之說則此待石以
具體耀采而晃人者其爲鰕魚允矣且數魚以尾而
此獨以枚亦可知其介類耳玉篇曰鰕海魚孫恂從

之皆未辨其爲介爲鱗也但此物殊非珍味而漢魏
貴之一枚至數千錢海人死利亦何怪乎

削橐

緯畧載削橐事漢孔光周就樊宏皇甫嵩魏陳羣
任嘏宋謝弘微北齊封隆之八人

彈曰東觀漢紀張純字伯仁爲虎賁中郎將素重慎
周密時上封事輒削去草荀彧別傳曰彧爲尚書令
常以書諫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
晉書曰羊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嘉謀讜議皆焚其
草故世莫聞十六國春秋劉淵黃門郎陳元達屢進

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知後魏書李孝伯爲侍郎
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直諫削滅橐
草家人不見梁書曰徐勉字修仁爲侍中參掌衡石
禁省中事未嘗漏洩每有表奏輒焚橐草隋書高穎
字昭玄執政二十年所有奇謀穎皆削橐世無知者
又唐之高儉戴胄馬周高郢陸元方咸有此譽而馬
賓王疾甚悉焚草奏陸希仲臨終取焚奏橐與荀令
皆於屬纊始命焚毀則其不密者多矣任彥升爲宣
德皇后令梁王曰公文擅雕龍而成輒削橐此蓋用
事爲褒非其實也緯畧都未之及

本朱

宋朱翌字新仲桐鄉人撰猗覺寮雜記十卷

人生如寄

雜記云人生如寄見高僧傳又南齊劉善明曰人生如寄來會幾何樂天感時云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秋山云人生無幾何如寄天地閒東坡云人生如寄爾嶺海亦閑遊多用此事

本之曰四言慷慨酸切達生之士常以爲娛憂生之徒亦以爲痛陸佐公思田賦曰感風燭與石火嗟民生其如寄郭景純不死樹贊曰萬物暫見人生如寄

不死之樹壽敝天地張茂先遊獵篇曰人生忽如寄居世遽能幾曹子建仙人篇曰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魏武善哉行曰人生如寄多憂何爲古詩曰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古人蓋遞相承襲也然尸子引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間寄也寄者固也淮南子禹南濟於江黃龍負舟禹熙然而稱曰吾受命於天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諸家皆用老萊夏后語耳北齊書後主於黎陽臨河築城戍曰急時且守此作龜茲國子更可憐人生如寄唯當行樂何用憂爲此語悲壯可入宋人曲

猗覺寮雜記曰太白云恨不挂長繩於青天繫西
飛之白日李長吉云長繩繫日樂當年樂天云既
無長繩繫白日二公用太白意也
本之曰太白風流曠遠長繩一語不啻出自其口然
予嘗尋之江總歲莫還宅詩云長繩豈繫日濁酒傾
一杯則非李公語矣又北史蕭大圓常言人生若浮
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所願言執燭夜遊驚其迅
速沈炯幽庭賦謠曰那得長繩繫白日年年日月但
如春李鏡遠詠曰日迴戈安得中長繩不可羈蓋相

襲久矣按傅玄九曲歌曰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
繩繫日月奇曠之致實肇自休奕也

九子母

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
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
有九子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本之曰漢書曰成帝母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宫生甲
觀畫堂應劭曰甲觀在太子宫甲地主甲乳生也書
堂畫九子母師古曰甲者甲乙丙丁之次元后傳言
見於丙殿此其例也畫堂但畫飾耳豈必九子母乎

霍光止畫室中是則宮殿中通有彩畫之堂室據此
新仲所云是也但自佛教東來後漢時翻譯尚寡亦
無九子母之說此宋涼以後妖僧偽爲其名耳且九
子母鬼也帝寢皇宮豈宜圖寫鬼魅乎按列女傳魯
有九子之母教兒造次於禮魯人以爲母師甲觀旣
燕閒內寢后妃所居則畫九子者取蕃育之義畫其
母者取禮法之宗亦何足怪乎仲遠之時去西京未
遙其博學多聞於漢家故實必有傳記未可遽謂之
僞說也若霍光所止畫室乃將相朝時至此籌畫國
事入告於君以爲彩畫之室何言之野乎

卮林卷之三終

尾林卷之四

莆田周嬰方叔纂

述洪

耆英

容齋四筆曰文潞公畱守西京年七十七為耆英會凡十有二人侍中富韓公年七十九最長至大中大夫張問年七十唯司馬公方六十四歲用狄監盧尹故事亦預於會狄盧見白樂天集今所謂九老圖者懷州司馬胡杲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六龍武長史鄭據八十四慈州刺史劉嘉



侍御史盧貞皆八十二永州刺史張渾刑部尚書
白居易皆七十四時祕書監狄兼謨河南尹盧貞
以年未七十與會而不及列故溫公紀韓公至張
昌言而自不書唐兩盧貞而又同會疑字誤
述曰白居易詩序曰會昌五年三月胡吉劉鄭盧張
六賢皆多年壽子亦次焉於東都履道坊合尚齒之
會賦詩記之其夏又有二老年貌絕倫亦來斯會續
書姓名年齒寫其形貌附於圖右題為九老圖仍以
一絕贈之蓋洛中遺老李元爽年一百三十六禪僧
如滿歸洛年九十五也時祕書狄兼謨河南尹盧貞

以年未七十雖與會而不及列云前懷州司馬胡杲
年八十九衛尉卿吉皎年八十八前磁州刺史劉眞
八十七龍武軍長史鄭據八十五侍御史盧眞八十
三前永州刺史張渾七十七刑部尚書致仕白居易
七十四九老之會盧眞盧貞未嘗同名也又夢溪筆
談紀洛社耆英云元豐五年文潞公守洛為耆年會
命畫工鄭英圖於妙覺佛寺凡十三人守司徒韓國
公富弼年七十九守太尉潞國公文彥博司徒郎中
席汝言皆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七十六太常少
寺趙丙祕書監劉凡衛州防禦使馮行己皆七十五

尾木
天章閣侍制楚建中七十三朝議大夫王慎言七十
二檢校太尉王拱辰七十一大中大夫張問通議大
夫張燾皆七十端明殿學士司馬光年六十四筆談
又云潞公歸洛日年七十八時有中散大夫程昞朝
議大夫司馬且司封郎中席汝言皆年七十八嘗爲
同甲會各賦詩一首潞公詩曰四人三百十二歲況
是同生丙午年按此是後一歲事不知元豐五年之
會程馬何以不預四筆又曰至道九老者李文正公
昉罷相後居京師至道元年年七十一矣思白樂天
洛中九老之會適交游中有此數曰太子中允張好

問年八十五太常李運年八十吏部尚書宋琪廬州
節度使武允成皆七十九吳僧贊寧七十八郢州刺
史魏丕七十六諫議大夫楊徽之七十五水部郎中
朱昂與昉皆七十一欲繼其事爲宴集會蜀寇起而
罷次年李公卽世此事竟不成造物豈亦吝此耶嬰
按此在會昌九老後一百五十二年在洛社耆英前
八十八年然戊亥之際於斯爲盛云 明宣德閒湖
州烏清鎮亦有九老趙曦官司班年九十一吳煥年
九十趙岐八十九孫孟吉建文中太常博士八十五
水宗達運司八十二漏瑜建文中 唐其諒建文

中縣丞胡敏錢郁年皆八十漏瑜會稽人唐其諒鳳
陽人革除後流寓烏鎮俱能詩結社倡和亦一時之
美正統閒杭州亦有之大理正郎子貞八十一封吏
部員外郎孔希德八十禮部郎中蔣廷暉七十八處
士項伯臧九十三孫適郭文敏皆七十三又有稽勳
郎中鄧林布政使姚肇以寓公與會而年不及見宛
委餘編隆慶己巳莆田有耆老會太守鄭弼年七十
八少參雍瀾七十七太守陳敍七十六運使
林汝永七十五主事柯維騏七十四太守林允宗七
十二尚書康大和年七十一大和賦詩云故里重開
耆老會七人五百二十三後尚
書林雲同年六十九亦與會

展重陽

容齋一筆曰唐開成元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
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賜宴奏
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
之意今上巳改取十三日可也上巳重陽皆有定
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云自緣
今日人心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盡也唯東坡
有菊花開日卽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藝菊九
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云

述曰戊辰九月十八日子在晉安陳京兆泰始招集
綠筥齋看菊兼餞吳興黃君南昌葉君呼盧聽歌卽

席探賦予謂唐文宗重陽取十九日則今十八日正
可爲展重九作詩云登臨佳處卽重陽九日仍逢二
九霜菊綻經旬開倍豔人遊淡日興尤長驚秋談客
思吳楚窺筍立言注老莊此夕茱萸應解佩好燃銀
燭照霓裳宋史黃杞字景韋漳州人歷官清介知潮州奉祠歸杞九月十九日生守朱熹與詩云須信九秋饒好景更遲十日作重陽亦用開成事

希姓

五筆引風俗通敘希姓曰合浦太守虎旗上郡太守
邸杜河內太守遇冲北平太守賤瓊東平太守
到質沐寵北平太守卑躬雁門太守宿詳五原太

守督瓊汝南太守謁渙九江太守荆修東海太守
鄱熙弘農太守移良南郡太守爲昆酒泉太守顯
暢北海太守處興巴郡太守鹿旗涿郡太守作顯
廬江太守貴遷交阯太守賴先外黃令集一洛陽
令諸於單父令卽賣烏傷令昔登山陽令職洪高
唐令用蚪此二十君子皆是郡守縣令惟移良之
名曾見於史耳○孫云三筆別有漢人希姓一條方叔未細檢
述曰今所傳風俗通十卷氏姓篇亡矣然諸書所引
應氏遺編尚多希聞者則有漢太尉超喜丞相史冥
都渾梁侯僕多尚書令鞠譚太子少傅瓶守侍中耦

嘉鈞喜聊倉大鴻臚招猛光祿勳弓祉少府中京治
 書御史諫忠諫議大夫塗暉救仁詹事滑典長史眞
 祐司空史御長卿司徒掾府悝騎都尉神曜度遼將
 軍采皓蜀郡都尉千獻上黨都尉露平趙相行祐充
 州刺史過朽一作過栩幽州刺史芳乘冀州刺史巫
 捷交阯刺史僮尹越騫太守牧稂漢中太守抗喜南
 陽太守瞿茂九江太守旗光西河太守垣恭豫章太
 守函熙南郡太守繇祕太原太守委進常山太守屯
 莫如陳郡太守沐寵○孫云五筆
本有沐寵劇令家羨中牟令
 池瑗梁令鄴風武陽令會栩羸長糗宗博士食子公
 沛上計三鳥羣不知景盧何以不敘然漢書西南夷
 傳有越騫太守牧根豈卽牧稂之譌乎

歲月日風雷雄雌

三筆曰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歷十一月甲子夜半
 冬至云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
 觜日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
 大抵以十干爲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爲歲陰故
 謂之雌但畢觜爲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陽者
 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顛傳引易雌雄祕歷今亡
 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沈約有雌霓連

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爲雷師曠占曰
春雷始起其音柏柏格格甚霹靂者所謂雄雷旱
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雌雷水氣
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孝經雌雄圖
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述曰案史記漢武帝詔御史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
至己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
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索隱曰聚音陬
案僖公云天元之始於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
日月若連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

格月雄在畢雌在訾訾則陬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
子在子是陽氣支干之首也索隱又曰甲歲雄也月
名畢聚謂月值畢及娵訾也畢月雄也聚月雌也予
稽爾雅月在甲曰畢爲月陽又曰正月爲陬邢昺疏
曰正月得甲則曰畢陬若史記歷書云月名畢聚也
然則聚當爲陬離騷云攝提貞於孟陬是也索隱曰
漢始以建亥爲年首今改以建子蓋用周正○孫云
案本是
改以建寅非建子
也漢未嘗用周正
故稱畢陬如用夏正當曰畢辜也
若以畢陬爲濁星之畢及娵訾之口失之遠矣月令
惟紀日舍中星不及於月蓋以月輪行疾一月而周

天故不得以恒星定月所在媿訾是亥次之號非十一月日月交會之宿也日月一歲十二會其交媿訾之辰蓋在孟春之月其會實沈之次則在孟夏之中律歷志曰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牽牛間司馬貞既云起牽牛之初又以為月值畢及媿訾殊自違伐不如邢昺為得景盧亦見未及此也然索隱乃作僖公豈虞喜字譌耶○孫云汲古閣單行索隱本正作虞喜喜有安天論此豈論中語乎惜志林之不傳也詩緯曰陽本為雄陰本為雌物本為魂雄雌俱行三節而雄合物魂號曰太素太玄告曰聖人律乎日月雄雌之序

經之於無已范望注日為雄月為雌參同契曰雄陽播玄施雌陰化黃包又曰陽稟陰受雌雄相須則易陰陽之名為雌雄固有自矣呂氏春秋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以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漢書取之淮南記則曰律之數六分為雌雄故曰十二宋玉笛賦曰衡山奇篠師曠取其雄焉宋意得其雌焉亦以竹管之陰陽為雌雄耳大戴禮孔子曰丘聞伯夷曰明孟也幽幼也明幽雌雄也雌雄迭興而順至正之統也日歸於西起明於東月歸於東起明於西史記亦著之是以日為雄

夜爲雌也廣雅曰太初氣之始也生於酉仲清濁未
分太始形之始也生於戌仲清者爲精濁者爲形注
曰八月酉仲爲太初屬雄九月戌仲號太始屬雌是
以氣爲雄形爲雌也爾雅郭璞註曰蜺雌虹也音義
曰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雄曰虹闇者爲雌雌曰蜺
春秋元命包虹蜺者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高誘
淮南注亦曰雄爲虹雌爲蜺蔡邕月令章句曰虹蜺
蜺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雄曰虹雌曰蜺蜺常
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率以
日見於東方故詩云蜺蜺在東蜺常在旁四時有之

唯雄虹見藏有月離騷遠遊章曰建雄虹之采旄又
曰雌蜺嬖嬖以曾橈悲回風曰處雌蜺之標顛東方
朔怨思曰載雌霓而爲旌沈約但祖此耳漢書旬始
出於北斗旁如雄雞其帑青黑色晉灼曰帑雌也淮
南子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
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
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參同契曰天地
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然則虹蜺星斗皆有雌雄天
地亦不能違不獨歲月日風雷也至如天文志太白
在南歲在北名曰牝牡晉灼曰歲陽也太白陰也故

曰牝牡淮南子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高誘曰邱陵高
敞陽也故曰牡谿谷汚下陰也故曰牝又以牝牡代
雌雄皆欲隱其詞晦其義古人亦好奇耳隋志有孝
經雌雄圖三卷孝經異本雌雄圖二卷丹鉛錄載五
代廣順中高麗進書有孝經雄圖說日之環暈星之
彗孛宋史藝文志有七曜雌雄圖一卷

李陵詩

隨筆曰文選編李陵蘇武詩凡七篇人多疑俯觀
江漢流之語以爲蘇武在長安所作何爲乃及江
漢東坡云皆後人所擬也予觀李詩云獨有盈觴

酒與子結綢繆盈字正惠帝諱漢法觸諱者有罪
不應陵敢用之益知坡公言可信也

野客叢談曰僕觀古文苑所載枚乘柳賦曰盈玉
縹之清酒玉臺新詠載枚乘新詩曰盈盈一水間
梁普通閒孫文韜所書茅君碑謂太元眞君諱盈
漢景帝中元閒人觀此二事知惠帝之名當時已
有不諱者矣然又怪之其時文字閒或用此字蓋
出適然猶爲有說至以廟諱爲名甚不可曉

丹鉛錄曰子瞻云蘇武李陵詩乃六朝人擬作宋
人遂謂在長安而言江漢及盈觴句又犯惠帝諱

疑非本詞予案班固藝文志有蘇武集李陵集之
目摯虞晉初人也文章流別云李陵衆作總雜不
類殆是假託非盡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以此
考之其來古矣即使假託亦是張衡曹植之流始
能耳杜子美云李陵蘇武是吾師豈無見哉子瞻
跋黃子思詩云蘇李之天成尊之至矣其曰六朝
擬作者鄙薄蕭統之偏辭耳

述曰史通云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調采壯麗音句流
摩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
自子玄之論行後世談者復攬摭合離摘發疑殆證

其實然案江淹宋世上建平王書有此少卿所以仰
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語則非六朝僞撰矣若錄
別之詩展轉倣倣真僞相眩不啻淄澠世無易牙誰
能深辨景虛乃以盈觴字定其非出李手狹之甚也
尋西京著述漢帝之名往往布流而盈字最多韋孟
在鄒詩曰祁祁我徒戴負盈路枚乘詩又曰盈盈樓
上女古陌上桑曰盈盈公府步古詩云馨香盈懷袖
薄昭與淮南王書臣怙恩德驕盈淮南子曰今有旨
酒以合歡爭盈酌之閒反生鬪又曰沖而徐盈他不
能悉舉也大戴禮曰秦王怨毒盈世又曰畢弋田獵

之得不以盈官室也王褒九懷曰美玉兮盈堂鹽鐵
論曰天地不能兩盈說苑曰無以富貴驕盈又引孔
子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聖人
調其盈虛故能長久揚雄解嘲曰觀雷觀火爲盈爲
實河東賦曰發軔於平盈法言曰隱隱欲欲久而愈
盈漢書律歷志屢稱盈不盈而溝洫志頻言河盈溢
敍傳曰監世盈虛又曰武安驕盈漢世不諱盈字可
歷言矣高祖勅業諱尤宐嚴而韋孟諷諫詩曰總齊
羣邦曰王赧聽譖實絕我邦我邦旣絕厥政斯逸在
鄒詩曰寤其外邦曰於異邦劉向九歎曰余思舊邦

曰歸骸舊邦曰念予邦之橫陷曰哀故邦之逢殃刑
法志稱新邦平邦亂邦而敍傳曰邦家和同不獨此
也文帝諱恒史記天官書曰壬癸恒山以北漢書外
戚傳立恒山王弘爲皇帝景帝諱啓大戴禮引詩亦
作東有開明而帝繫乃曰啓其左脅夏小正曰啓灌
藍蓼啓者別也鄒陽酒賦曰方金未啓曰綠瓷旣啓
淮南子匹夫百畊不遑啓處曰商鞅之啓塞曰啓攻
有扈曰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於和王褒九
懷曰啓置兮探筴文紀曰夏啓以光武帝詔見夏后
啓母石天文志有啓明星藝文志孔子弟子漆雕啓

若說苑稱黃帝西向啓首案稽讀如啓此處正宜爲稽而翻作啓豈故觸諱也武帝諱徹漢書旣稱避曰通侯而仍書二十徹侯徹侯金印紫綬淮南子天下糜沸螳動雲徹又曰馨鼓而食奏雍而徹又曰徹於心術之論大戴禮曰太子有司過之吏有徹虧膳之宰過書而宰徹去膳不徹膳則死匈奴傳揚雄曰雲徹席卷昭帝諱弗陵漢書朱買臣傳買臣故陵折之見張湯坐牀上弟爲禮宣帝詔今百姓上書多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是以漢書易荀卿書爲孫卿子而司馬相如傳載其書曰詢封禪之事

字元帝諱而藝文志鄒奭子十一篇云齊人號曰雕龍奭竇嬰傳曰有如兩宮奭將軍驚者成帝諱而田蚡傳諸公稍自引而怠驚大人賦低卬天矯以驕驚長卿之作雖在宣成前然班史操觚亦宜稍變其字今皆不然固知臨文不諱漢代所同何獨於盈觴而疑之至若江漢流不息浮雲去無依以喻良友各方播遷靡有歸作者比興之詞耳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豈必在荆所奏曾子稱江漢以濯秋陽以暴何嘗居楚而言安在長安之作必當敘涇渭灞澹之流也

歌扇舞衣

三筆曰唐李義府詩云鏤月爲歌扇裁雲作舞衣
同時人張懷慶竊爲已作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爲
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謂予又
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
愛舞衣絕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
前儲光羲云竹吹笛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
人好以歌扇舞衣爲對也

述曰王勣詠妓詩早時歌扇薄今日舞衫長此唐風
鼻祖也李邕太平公主南莊詩流風入座飄歌扇瀑

水當階濺舞衣陳子良妓詩紅樹搖歌扇綠珠飄舞
衣又賦妓詩明月臨歌扇行雲接舞衣李白宮中行
樂詞遲日明歌席新花豔舞衣戴叔倫感懷詩歌扇
多情明月在舞衣無賴彩雲收張祜詠風搖搖歌扇
舉悄悄舞衣輕元稹月詩的的當歌扇娟娟透舞衣
許渾夜按歌舞詩舞衫未換紅鉛濕歌扇初移翠黛
顰流風所蕩寧僅儲李數家乎按梁陳習尚妖淫詞
篇多以取儷陰鏗詠妓詩曰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
前徐陵雜曲舞衫迴袖勝春風歌扇當牕似秋月庾
信看妓詩綠珠歌扇薄飛燕舞衫長張正見情詩舞

衫飄治袖歌扇掩團紗紀少瑜擬吳均體云卻匣擎
歌扇開箱擇舞衣隋煬帝宴東堂曰清音出歌扇浮
香颺舞衣李孝貞春園聽妓曰紅樹搖歌扇綠珠飄
舞衣盧思道後園宴曰媚眼臨歌扇嬌香出舞衣蓋
六代緒風唐人皆效之然韓愈陳言務去而春雪詩
已訶陵歌扇還來伴舞腰玄宗發言如絲興慶宮詩
舞衣雲曳影歌扇月開輪亦不脫脂粉之習佳麗之
移人久矣宋春國公主薨神宗賜挽詞曰帳深閑翡
翠珮冷失珠纒明月畱歌扇殘霞散舞衣胡元瑞詩
藪謂有唐味未知其拾六朝餘瀋也

呂望非熊

五筆曰自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據以
爲用然以史策考之六韜第一篇文韜曰文王將
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虜
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文王曰兆致是乎
史編曰編之太祖史疇爲禹占得臯陶兆史記云
呂尚窮困年老以漁釣于西伯西伯將出獵卜之
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所獲伯王之輔後漢
崔駰達旨云漁父見兆于玄龜注文乃引史記非
龍非驪非熊非羆爲證今之史記蓋不然也非熊

出處惟此而已

述曰竹書紀年注文王將畋史編卜之曰將大獲非熊非羆天遺汝師以佐昌臣大祖史疇爲禹卜畋得臯陶其兆類此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涯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今見光景於斯此沈約撰也宋書符瑞志同又約某太尉碑曰卜非熊羆惟人是與則非熊之兆休文三稱之矣又班固答賓戲周望兆動於渭濱張衡東京賦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李善注並引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占曰所獲非龍非虎非熊非羆所獲伯王之

師輔果遇太公於渭濱此與章懷注不殊豈宋來史記非復唐世之舊耶然善注東方曼倩論及劉越石詩引六韜俱作非熊非羆非龍非羆而唐書酷吏傳肅宗時有太子洗馬趙非熊又顧況子秀才顧非熊世系表有黃梅尉孫非熊魏知古從獵渭川獻詩曰非熊從渭水瑞雉想陳倉杜甫贈哥舒翰詩軒墀會寵鶴畋獵舊非熊用非熊語者何必皆祖蒙求也

雨水驚蟄

續筆曰歷家以雨水爲正月中氣驚蟄爲二月節清明爲三月節穀雨爲三月中氣而漢世之初仍

周秦所用驚蟄在雨水之前穀雨在清明之前至
於太初始正之云

述日月令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鄭玄注漢始亦以驚
蟄爲正月中仲春之月始雨水鄭注漢始以雨水爲
二月節孔穎達正義曰漢之時立春爲正月節驚蟄
爲正月中氣雨水爲二月節春分爲二月中氣至前
漢之末劉歆作三統歷改驚蟄爲二月節予案漢書
律歷志劉歆三統歷曰夏正月諏訾初危十六度立
春營室十四度驚蟄班固注曰驚蟄今日雨水又曰
二月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中婁四度春分注曰雨水

今日驚蟄歷又曰二月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日
清明歷曰中昴八度清明班注今日穀雨而後漢律
歷志章帝改用四分歷又引易緯通卦驗乃以雨水
先於驚蟄穀雨後於清明則班固所謂今者蓋指四
分歷也洪氏以爲太初始正殊誤卽孔氏謂三統歷
改之亦非也又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
穀雨時訓解尤詳之。○孫云此逸周書
誤文近刻已改正景盧以爲仍
周所用不考之過也然章帝朝已用四分歷而蔡邕
月令章句曰周天十二次日月所躔也十四日至其
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璧八度謂之豕

韋次立春驚蟄居之自璧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
之次雨水春分居之又曰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
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孟春之驚蟄在十六
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前立春在往年
十二月斯又依三統者豈主爲月令素臣而不必遵
時王正朔乎予又尋呂氏春秋與禮記月令及淮南
時則訓以爲孟春之蟄蟲振者上言東風解凍下言
魚上冰此蟄蟲蓋水居之物以水澤涸堅蟄於冰下
故凍解而振或躍而上負冰也仲春之蟄蟲動者上
言雷發聲下言開戶始出此蟄蟲蓋穴處之蟲以冬

陰閉固蟄於地中及震雷激電驚而出戶也是以驚
蟄之氣正月二月不妨推移若雨水穀雨清明之氣
方春三月或稍晴和或時瀟浙陰陽靡定不甚相遠
雖有遷換天道冲然孔氏謂蟄蟲早者孟春乃出晚
者二月始出又謂氣有參差事稍變改亦似未盡也

歷代史

容齋四筆曰三國雜史至多有王沈魏書元行冲
魏典魚豢典略張勃吳錄韋昭吳書孫盛魏春秋
司馬彪九州春秋邱悅三國典略員半千三國春
秋虞溥江表傳今惟以陳壽書爲定是爲三國志

晉書則有王隱虞預謝靈運臧榮緒孫綽○孫云此孫綽

蓋孫盛干寶諸家唐太宗詔房喬褚遂良等定為

百三十卷以四論太宗所作故總名之曰御撰是

為晉書至今用之南北兩朝各四代而僭偽之國

十數其書尤多如徐爰孫嚴王智深顧野王魏澹

張大素李德林之正史皆不傳今之存者沈約宋

書蕭子顯齊書姚思廉梁陳書魏收魏書李百藥

北齊書令狐德棻後周書魏鄭公隋書其他國則

有和苞漢趙記田融趙石記范亨燕書王景暉南

燕錄高閻燕志劉昫涼書裴景仁秦紀崔鴻十六

國春秋蕭方武敏之三十國春秋李太師延壽父

子悉取為南史八十卷北史百卷今沈約以下八

史雖存而李氏之書獨行是為南北史稚兒數以

為問故詳記之

述曰文士立言莫鉅於史其傳者若星雲麗天春花

揚采不傳者時見於軼書若觀鳳片羽足驗五德或

見虎一毛不知其班非獨以文之工拙才之優劣故

也蓋亦有幸不幸焉三國書傳者惟陳壽所撰是矣

然九州春秋十卷記漢末事耳王沈書四十四卷典

略八十九卷張錄三十卷章書五十五卷孫春秋二

十卷江表傳五卷湮沒不存他尚有王隱蜀記七卷
郭冲條諸葛隱事一卷華陽國志十二卷○孫云華陽國志今
存魏武本紀四卷魏武故事三卷吳人曹瞞傳一卷
左將軍陰澹魏紀十二卷孔衍漢魏春秋九卷又魏
尚書八卷孫盛魏世譜 卷又魏春秋異同八卷魏
末傳八卷晉太學博士環濟吳紀九卷胡冲吳歷六
卷又吳朝人士品秩狀八卷虞尚吳士人行狀名品
二卷及張儼默記也晉書於干寶紀二十三卷又王
隱撰九十三卷虞預二十六卷謝靈運三十六卷齊
徐州主簿臧榮緒一百一十卷及唐太宗御撰外復

有郭頌魏晉世語十卷陸機晉紀四卷習鑿齒漢晉
春秋五十四卷孫盛晉陽秋三十一卷晉中書郎朱
鳳晉書十四卷晉著作郎謝沈晉書二十卷晉前軍
諮議曹嘉之晉紀十卷晉荊州別駕鄧粲晉紀十一
卷晉祕書監傅暢晉諸公讚二十二卷晉下邳太守
荀綽晉後略記五卷宋湘東太守何法盛晉中興書
八十卷宋中散大夫徐廣晉紀四十六卷宋中散大
夫劉謙之晉紀二十三卷宋永嘉太守檀道鸞續晉
陽秋二十卷宋新興太守郭季產續晉紀五卷宋烏
程令王偉之隆安記十卷宋吳興太守王韶之晉安

帝陽秋 卷又晉紀十卷齊大司馬記室庾銑東晉
 新書七卷鄭忠晉書七卷沈約晉書一百一十一卷
 蕭子顯晉史草三十卷蕭子雲晉書十一卷宋史自
 宋中散大夫徐爰宋書六十五卷齊冠軍錄事參軍
 孫巖宋書六十三卷齊司徒參軍王智深宋紀三十
 卷沈約宋書一百卷外尚有裴子野宋略二十卷梁
 吳興令王琰宋春秋二十卷步兵校尉鮑衡卿宋春
 秋二十卷少府卿謝綽宋拾遺十卷宋中興伐逆事
 一卷齊書則蕭子顯外有吳均齊春秋三十卷沈約
 齊紀二十卷江淹齊史十三卷王逸齊典五卷蕭方

等齊典十卷劉陟齊紀十卷陳著作郎許亨齊書五
 十卷梁史則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外有梁中書郎
 謝吳梁書四十九卷本一百卷姚察梁書帝紀七卷
 許亨子善心梁書七十卷劉璠梁典三十卷陳始興
 王諮議何之元梁典三十卷周興嗣梁皇帝寶錄三
 卷鮑衡卿乘輿龍飛記二卷臧嚴棲鳳春秋五卷陳
 征南諮議陰僧仁梁撮要三十卷姚勗梁後略十卷
 梁長沙蕃王蕭韶太清紀十卷裴政太清實錄八卷
 謝吳梁元帝實錄五卷劉仲威承聖中興略十卷蔡
 允恭後梁春秋十卷守節先生天啓紀十卷蕭大園

尾木
梁舊事三十卷蕭世怡淮海亂離志四卷梁末代紀一卷陳則顧野王姚思廉外有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陳中書郎趙齊旦陳王業歷一卷北朝則魏收後魏書一百三十卷著作郎魏澹後魏書一百卷北齊書作九十二卷唐初敦煌人張大素魏書一百七卷外有鄧淵魏國記十卷盧彥卿後魏紀三十三卷梁祚魏國統二十卷溫子升永安故事三卷北齊則李德林北齊末修書二十四卷子百藥北齊書五十卷外又有崔子發後齊紀三十卷周榮建緒著齊紀三十卷杜臺卿齊記二十四卷王劭北齊

志二十卷又齊書紀傳一百卷張大素北齊書二十卷祖孝徵黃初傳天錄 卷陸元規文宣帝實錄卷又宋孝王關東風俗傳三十卷令狐周書五十卷鄭公隋書八十五卷志三十卷其他蓋有牛弘周史十八卷王劭隋書八十卷張大素隋書三十二卷又隋後略十卷呂才隋紀二十卷開元管城尉邱啓期隋記十卷柳詵晉王北伐記十五卷裴矩開業平陳記二十卷趙毅大業略記二卷杜寶大業雜記十卷河洛記壺關錄各若干卷僭國之史自劉曜時平輿子和苞撰趙記十四卷偽燕太傅長史田融趙石記

二十卷偽燕尚書范亨燕書二十卷燕中書郎趙郡
王景暉南燕錄六卷記慕容德事魏侍中高閭燕志
十卷記馮跋事偽涼從事中郎劉昉涼書十卷記張
軌事宋殿中將軍裴景仁秦紀十一卷梁雍州主簿
席惠明注及崔蕭武李春秋南北史外又有晉北中
郎參軍王度二石傳二卷又二石偽治時事六卷徐
光等上黨國記及趙書 卷李公緒撰趙紀八卷趙
語十二卷車頻秦書十卷何仲熙秦書八卷記苻健
事魏左民尚書姚和都秦紀十卷記姚萇事偽漢散
騎常侍常璩漢之書十卷夏北地張淵等夏國書

卷偽燕尚書郎張詮南燕錄五卷董統燕後書三十
卷游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魏諮議參軍韓顯宗燕志
十卷記馮氏事偽涼著作佐郎段龜龍涼記十卷記
呂光事偽燕右僕射張諮涼記八卷記張軌事秀才
索綏涼國春秋五十卷張重華護國參軍劉慶涼記
十二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晉侍
御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記張重華事劉昉敦煌實錄
二十卷又建康太守索暉涼書及托跋涼錄十卷宋
新亭侯段國吐谷渾記二卷凡此之類或稱正史或
名雜史或號霸史載籍雖淪空名猶在景盧且皆遺

之況可得該覽乎抑洪氏尚多誤者孫綽雖領著作
槩無撰述未嘗有晉記也元行沖魏典拓跋氏書耳
宋藝文志作後魏國典甚明而以屬曹氏邱悅三國
典略三十卷員氏三十卷蓋梁北齊周史也面傅之
蜀魏吳按文獻通考引崇文總目魏典三十卷唐太
常少卿元行沖撰起道武帝終宇文革命凡三十篇
孝武入關則書東魏爲東帝並載兩國事行沖以族
出於魏尅意論著引魏明帝時西柳谷瑞石有牛繼
馬後之象舊史謂元帝本出牛氏行沖以爲非因言
道武名犍繼晉受命此其應也又三國典略二十卷

唐汾州司戶參軍邱悅撰以關中鄴都江南爲三國
起西魏終後周包西東魏北齊南總梁陳凡三十篇
田融高閭等敍五胡戰爭事在晉世而以爲南北朝
時僭僞南史載梁元帝忠烈世子方等貞惠世子方
諸愍懷太子方矩始安王方略而方等字實相乃取
西方書命名者作三十國春秋三十一卷隋書譌爲
萬等二唐書宋史皆作蕭方是指等字爲輩也以景
盧之精辨而蹈斯躅過庭之訓倘有未盡乎

石尤

五筆曰石尤風不知其義意其爲打頭逆風也唐

厄本
人詩好用之陳子昂入峽苦風云故鄉今日友歡
會坐應同寧知巴峽路辛苦石尤風戴叔倫送裴
明州云瀟水連湘水千波萬浪中知君未得去慚
愧石尤風司空文明畱盧秦卿云知有前期在難
分此夜中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計南朝篇詠
必多詠之未暇憶也

丹鉛錄以畱盧秦卿詩爲郎士元作亦曰石尤風
打頭逆風也

五楊云古樂府宋武帝歌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
旅似非打頭逆風也

胡元瑞藝林學山曰麟按據唐人詩卽以爲打頭
風似無不可律以晦伯所引當是巨颺之類今江
湖閒飄風驟起揚沙折檣則往來之舟俱繫纜不
行舟人所謂大風三小風七子過淮徐閒往往遇
之唐人語咸出六朝當以宋武歌爲據其云四面
斷行旅正指此若以爲打頭風則固有可行者矣
藝林學山又引困學紀聞云容齋五筆石尤風引
陳戴詩作石尤而李義山詩作石郵云來風測石
郵揚文公詩亦作郵云石郵風惡客心愁余謂作
郵字殊勝近以用修拈出瑯琊伯仲亦多用之然

俱以爲逆風耳余作六朝小樂府曰惱懼青絲竿
凌晨只欲開狂風趁心起四面石尤來蓋用宋武
歌中意第尚從舊尤字近得此欣然附錄以貽同
好

述曰宋孝武帝丁督護歌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
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按此則所謂巨颶盲颶
者良是非打頭也但奔颶之來自自然四面胡元瑞云
四面石尤則意疊詞複耳予又讀元稹洞庭遭風詩
曰罔象睚眦頻逞怪石尤翻動忽成災以罔象取媿
而且云翻動則石尤乃飛廉孟老之精奇相馬銜之
族也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貯石郵以石郵
對川后益信其爲怪族幽妖矣元李之解蓋同

羅靖

隨筆曰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
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弘智梁
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
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皆名靖爲不可曉拓跋魏
安同父名屈同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
言者羅君不應爾也

述曰左傳襄三十一年陸德明音義曰士文伯名句

本作丐解者曰文伯是范氏之族不應與范宣子同名案士文伯字伯瑕春秋時人名字皆相配楚令尹陽丐字子瑕卽與文伯名字正同又鄭有駟乞字子瑕句與乞義同則作句者是又魯有仲嬰齊是莊公之孫又有公孫嬰齊是文公之孫仲嬰齊於公孫嬰齊爲從祖同時同名鄭有公孫段字子石又云伯石印段字伯石傳又謂之二子石印段卽公孫段從父兄弟之子尚同名字則伯瑕與宣子何廢同乎予謂族大枝繁葛藟不芘況於名字得不禁同南史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族人兗州中從事與泌

同名世謂士清爲孝泌以別之人無怪者則鄭之段晉之句魯之嬰齊近古尚質無足議矣左傳哀四年蔡侯申陸德明曰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是文侯也今昭侯是其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正義曰蔡世家文侯申生景侯固固生靈侯般般生隱太子昭侯申是隱太子之子杜世族譜亦然計昭侯是文侯玄孫乃與高祖同名二申必有一誤襄二十五年吳子諸樊伐楚昭二十三年吳太子諸樊入郢正義曰吳子諸樊吳王僚之伯父也僚子又名諸樊乃與伯祖同名理不應然此久遠之書字經篆隸或誤是吳樊

蔡申陸孔皆所不信也案鄭玄檀弓註曰易說帝乙
曰易之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天之錫命疏
可同名正義曰易說者易緯乾鑿度也紂父稱帝乙
而湯名乙其六世孫名祖乙卽是六世王也天之錫
命疏可同名者此注易緯語也言帝王之名由天所
錫則世疏可同夫若緯書言則六世以外帝王且可
同名諸侯大夫抑其細矣魏書安同傳云同父屈仕
慕容暉爲殿中郎將同子屈典太倉盜官粳米欲以
養親同大怒奏求戮屈卷盡有史臣題亦笑其祖孫
其名子謂簡編旣遠魚豕必多以陸孔之旨推之安

知同父屈之非字譌也史記鄭世家犬戎殺桓公鄭
人立其子掘突是爲武公武公卒子莊公立有二公
子太子忽其弟突及子亶也索隱曰譙周云武公名
突滑皆非也蓋古史失其名太史公循舊失而忘記
之耳按下文其孫昭公名忽厲公名突豈有孫與祖
同名乎當是舊史雜記昭厲忽突之名遂誤以掘突
爲武公之字也此亦委過於史者惟蜀王本紀云鼈
靈卽位號曰開明奇帝王盧保亦號開明有五丁力
士五婦候臺之事漢書廣陵孝王子廣平節侯德子
又名德林邑記曰林邑王楊邁能得人情其太子名

咄慕先君之德復改名楊邁酈善長亦笑之此事乃
無可疑者然則祖孫聯諱商周以來依稀有之父子
同名亦不獨一羅禮也

月中桂兔

續筆曰西陽雜俎天咫篇記月中蟾桂引釋氏書
言須彌山南面有閻扶樹月過樹影入月中或言
月中蟾桂者地影也空處水影也予記東坡鑿空
閣詩云明月本自明無心孰爲境挂空如水鑑寫
此山河影我觀大瀛海巨浸與天永九州居其閒
無異蛇盤鏡空水兩無質相照但耿耿妄云桂兔

墓俗說皆可屏正用此說

述曰董道跋月宮圖云或疑月中有兔形考靈憲有
此說謂月陰之宗積而成獸象兔蝮而王充謂兔在
月中則死乃以兔爲月氣予以爲月無光而遡日爲
明世所知也天有十二辰列於方者有神司其位日
出在東其對在酉酉爲雞日光含景則雞在日中及
運而西則對在卯卯爲兔月光含景則兔在月中月
有兔形何足異哉人知日中爲鳥而不知爲雞知月
中有兔不知兔自日以傳形也或曰段成式言月中
有桂仙人吳剛斫其根曰不然日行於西與扶桑對

則侈景日中月望之明景亦隨之董解亦可喜然上
蒼高邈孰辨其真屈原有顧兔在腹之問推度災有
蟾蜍決鼻之說元命包有蟾兔陰陽雙居之談虞喜
有仙人桂樹之論矣釋氏既謂地水所映復謂閻浮
提樹之形瑜珈論謂大海魚鼈之影西國傳謂有兔
行菩薩行投身火中天帝取焦兔寘月內事尤鄙俚
大抵家立一說競異爭高者耳子瞻仇池筆記曰玉
川子月蝕詩謂蝕月者月中蝦蟇梅聖俞日蝕詩謂
蝕日者三足鳥此因俚說以寓意戰國策日月凋暈
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舊矣蓋亦鑒空詩意然中秋
看潮詩云定知玉兔十分圓送桂花云蟾窟枝空記
昔年乃屢從俚說何也

土木偶人

四筆曰趙德甫金石錄跋漢居攝壇壇一刻石云
其一上谷府卿墳壇其一祝其卿墳壇墳壇者古
未有土木像故爲壇祀之兩漢時皆如此按戰國
策蘇秦謂孟嘗君曰有土偶人與桃梗語桃梗曰
子西岸之土也挺子以爲人雨下溜水至則汝殘
矣土偶曰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子東國
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水至流子而去

矣所謂土木偶人非像而何漢寓龍寓車馬皆以木爲之像其真形謂兩漢未有不可也

述曰應璩書泥人鶴立於闕里續漢志求雨立土人李斐漢書音義曰武帝時暴利長屯田燉煌作土人持勒鞞收馬渥洼論衡曰立春東耕爲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鋤又曰世閒繕治宅舍作畢解謝土神爲土偶人以像鬼形名曰解土若夫夜郎雕漢吏之顏匈奴刻郅都之貌縣官效鬱壘之容李子長之梧囚能動江充之桐人爲蠱丁蘭之木母鬻眉薛綜東都賦注曰主木主言刻木爲人主神置廟中而祭

之則漢世蓋祀土木像矣至若金寫范蠡而朝禮者越王句踐也檀刻迦文而詢仰者波斯匿王也魯般之僕善御化人之伎能歌指南司方記里擊鼓固在田蘇前焉又淮南謂魯用偶人葬而孔子歎而鄭玄禮記注曰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孔子善古而非周塤蒼曰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跳踊故名之周禮冢人有鸞車象人鄭玄解爲俑蓋取孟子之說則周初已有然非惟周也史記曰殷帝武乙無道爲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爲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正義曰偶對也以土木爲人對象於人形也商書曰

高宗夢帝賚子良弼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於天下傳曰審所夢之人刻其形象以四方旁求之於民間也又非惟商也博物志曰黃帝登仙其臣左轍者削木象黃帝帥諸侯以朝之又論衡曰黃帝以度朔之神立大桃人蓋土木形骸已興於上世矣

桑穀

三筆曰昔人謂顏師古爲班氏忠臣以其注釋紀傳雖有舛誤必委曲爲之辨也如五行志與尚書及春秋乖戾爲甚桑穀共生於朝劉向以爲商道既衰高宗乘敝而起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

亡故桑穀之異見武丁恐駭謀於忠賢顏注曰桑穀自太戊時生而此云高宗時其說與尚書大傳不同未詳其義或者伏生差謬案藝文志自云桑穀共生太戊以興鳴雉登鼎武丁爲宗乃是本書所云豈不可爲明證而翻以伏生爲謬何也

述曰史通書志篇曰太戊崩後嗣有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凡歷五世始至武丁卽高宗也桑自太戊時生非高宗事斯皆直取胸懷以後爲前以虛爲實移的就箭揜耳盜鐘者耶蓋亦以五行志誤也案志稱書序曰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傳曰俱生乎

朝七日而大拱伊陟戒以修德而木枯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做而起盡涼陰之哀天下應之既獲顯榮怠於政事國將危亡故桑穀之異見桑喪也穀生也殺生之柄失而在下近草妖也則本志已以爲太戊事特因劉向言而依違耳史記殷本紀曰太戊立伊陟爲相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有闕與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說苑曰殷太戊時有祥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乃早朝而晏退三日而桑穀自亡說苑又曰高宗者

武丁也成湯之後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相曰聞諸祖已桑穀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三年蠻夷重譯而朝是以高而尊之論衡異虛篇亦以爲殷高宗時事語與說苑同而曰桑穀實吉祖已以爲凶據此則謂武丁時有之未必盡非也予又觀呂氏春秋曰成湯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大拱湯曰祥者福先見祥爲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見妖而爲善則禍不至於是早朝晏退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高誘注曰書敍云伊陟相太戊亳有桑穀祥

共生於朝太戊太甲孫太康之子也號爲中宗湯生
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庚太庚生太戊凡五君
矣此云湯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曝咸陽市門無敢
增損一字者明畏不韋勢耳故揚子雲恨不及其時
車載其金而歸也高氏蓋以文信侯之言爲妄然韓
詩外傳亦曰殷時穀生湯之庭三日而大拱伊尹曰
穀澤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臣聞妖者禍
先祥者福先見妖爲善禍不至見祥爲不善福不臻
湯乃齋戒靜處夙興夜寐赦過賑窮七日而穀亡然
則桑穀生於商朝者三而皆爲興商之禎高誘顏籀
皆所謂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碌碌

洪氏三筆云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不欲碌碌
如玉孫愔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爲碌碌然又爲
錄錄娒娒鹿鹿陸陸祿祿凡七字史記毛遂云公
等錄錄因人成事唐韻以爲娒娒漢書蕭何贊云
錄錄未有奇節顏師古注錄錄猶鹿鹿言立凡庶
中也馬援傳今更共陸陸莊子漁父篇祿祿而受
變於俗後生或不盡知

述曰廣韻引老子注碌碌喻少而郭璞爾雅注曰天

CL.
NO. 39228

下名邱五恐州黎宛營諸邱碌碌未足當之邢昺疏
曰碌小石也碌碌多貌此州黎五邱碌碌然小耳毛
遂謂諸舍人公等碌碌因人成事者意相類也習鑿
齒與桓泌書瓌瓌常流碌碌凡士蓋亦以爲庸細者
然馮衍顯志賦大人之德不碌碌如玉落落如石章
懷注曰玉貌碌碌爲人所貴石形落落爲人所賤又
易林曰鳥芘茂林君子碌碌又曰輔心湧泉碌碌如
山馬第伯封泰山記曰俯視谿谷碌碌不可丈尺說
人人殊矣晏子春秋錄錄彊食進死何傷鶡冠子曰
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錄錄灌夫傳帝在卽錄錄

師古曰錄錄言循衆也碌碌說文曰相隨從也莊子
司馬彪注曰碌碌猶錄錄領錄也陸德明曰碌碌謂
形見爲禮也孔穎達王制疏引釋名曰獨鹿也鹿鹿
無所依也周禮攬鐸疏曰鹿鹿然作聲也太子賢後
漢書注曰陸陸猶碌碌也潛夫論曰已乃陸陸相將
諧辭禮謝此與馬援書類若慕容紹宗檄梁文曰侯
景羣子陸陸妻姪成行則似爲多意然此一語字雖
有七旨趣咸乖不可比而同也又淮南繆稱曰人之
憂喜非爲躑躑焉往生也說文曰遂行謹遂遂也博
雅遂遂衆也楚詞九思曰哀世兮睽睽譏譏兮嗑嗑

則字復有十變矣予意碌碌如玉自是如虹浮筠之
稱易林所云茗亭峻瑋也碌碌不可丈尺是深遠窈
邃之致○孫云馬第伯記當以俯視谿谷餘皆闕茸
猥庸意耳疏與識者摧之

厄林卷四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湖海樓叢書』 請求記号 082.1-Ko5442T

ガラス使用